

The Wife And The Lover / 现代都市体验小说

妻子 【与】 情人



罗伟章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妻子与情人

罗伟章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妻子与情人/罗伟章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2

ISBN 7-106-01290-4

I. 妻…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308

妻子与情人

罗伟章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东晓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250 千 印数 1—5000 册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290-4/I·0156 定价:24.80 元

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的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暴。我们已经熟悉了欺诈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丧失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辛酸的斗争，已使人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诚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淳朴和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问心无愧吗？

——〔德〕朋霍费尔

第一章

从根本上说,我们处在一个充满了诱惑的时代。不知不觉中,我们全都变得忙碌起来,从早到晚,都在外面的世界奔波。我们脸蒙尘垢,行色匆匆,路遇熟人,连打招呼的时间也抽不出来;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盯着商业广告或者招聘启事,比较着各家的优劣;我们躺在床上,却盘算着今天的收入,谋划着明天的去向……于是,我们羞于宁静了,再不愿作长久的沉思了;我们没有了假日,没有了挈妇将雏或邀三五好友登山涉水的闲暇了;我们没有了容纳大自然中一草一木的胸怀,没有了赏玩云霞变幻、山花枯荣的情趣

了；自然，我们更没有时间坐在一处——竹林边、山溪旁、书房里——泡一杯清茶，谈谈书，谈谈我们的前辈和大师，谈谈我们的欢欣和孤独。本来是五彩斑斓的生活，被我们大刀阔斧地简化了；本来是水灵多汁、芬芳满口的生活，被我们自鸣得意地拧干了——我们就在这干涸的河床里前赴后继地奔涌。我们也来不及左顾右盼，永远像怕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生活着。我们的心灵变得坚硬起来，连生活中最为柔软最为湿润的部分，也不愿去柔情似水地抚摸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却在上演着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悲剧有一种壮丽的色彩和崇高的美感，然而，地球上却几乎找不出一个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幕悲剧。于是，我们开始躲避，渴望着开门待客，马上来人促膝而坐，彼此抖一抖肩膀，卸下那些沉甸甸的日子，轻松地交流思想和感情，去触摸一下生命殷红的本质，去宁静地回顾我们的祖先，并让我们放飞思想的风筝，俯瞰纷繁的人生，掘一条天河，灌溉生命这干渴的土地。

可是我们能吗？我们有足够的道德力量抵御五花八门的诱惑吗？我们能决然地抛弃那些曾经或正在给予我们短暂欢愉的东西，回过头去，自觉地维护一种神圣的法则吗？

在此，我们接受着最为严厉的审判。

这，大概就是通州大学先秦文学研究生姚江河所面临的处境了。

天色已近黄昏，劳顿了一天的春阳停泊在西山一块若明若暗的石头上喘息，浅浅的毛月亮却早早地飞临到通州大学的上空。一天中最为温馨最为热闹的时刻到来了，数千大学生和百余名研究生，除去少量钻图书馆或躲进教室赶写论文，大多数人吆三喝四，提着水瓶，端上凉拌肉片，再到小卖部买一袋香脆可口的鱼皮花生，去校园西南边的草坪上聚会。围绕着一个空洞的哲学命题，你

一言我一语地折腾到半夜，直到草尖上的露水在不知不觉间打湿了他们的裤腿，这些从空洞走向空洞的骄子们才疲乏地散去。自然，这是沉溺于思索的一群，他们在辩论中把自己折磨得口干舌燥，同时也吸取了营养，理清了自己原本紊乱不堪的思绪。更多的人是不喜欢这种思考的，他们怀抱六弦琴，在草坪上边跳边唱，一方面在发泄着潜藏在灵魂深处的、不断上涌的欲望和激情，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琴音和歌喉，向空气里播撒着一种雄性的或雌性的元素，并焦急地寻觅着相对的一种元素的应和。是的，如果草地上只有男人或者只有女人，那些原本就没有多少内容的歌声，会像沙漠里孤零零的狗尾草，不需要日光的暴晒就会自行萎顿的。

通常情况下，姚江河吃了晚饭就会独自出去散步。他不喜欢结伴而行，而是喜欢独处。四年前，他在通州大学中文系读完了大学本科的三十余门课程，毕业之后，分回大巴山宣汉县一个名为清溪的区中学任教。区中学艰苦的环境激发了他重新奋斗的悲壮热情。七个月前，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回了母校。当然，当他再次跨入通州大学天蓝色的大门时，情绪与几年前是大大的不同了。他几乎是冷漠地观望着这块熟悉的土地，冷漠地观望着那些一脸稚气热情洋溢动不动就把欢声笑语灌满校园的弟弟妹妹。他提着简陋的行李箱，木然地走向林荫的深处，以前坐过的石椅依然存在，以前盛开过的夹竹桃依然鲜艳如初，甚至以前无聊时用力踢开的一颗石子，也原封不动地躲在草丛之中。然而，姚江河却再也寻不回让心叶颤动的兴奋感觉。当成双成对的大学生们高傲地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的心里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

“这学校毕竟是他们的了，我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以前，他也难保自己不是一个过客，事实证明，他的的确确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四年大学毕业，他就别无选择地离开了。可是从前，当长着娃娃脸的辅导员把他带进寝室，他安顿好床铺之

后，一身瘫软地躺上去，兴奋地打量着粉刷一新的墙壁和天花板，心想：这学校是专为我开设的，我就是这学校的主人了！这种归家的感觉，考上研究生的姚江河，是再也寻找不回来了。

他的悲哀是深沉的。

由于与校园本身有了隔膜，使他与活跃在校园里的大学生之间有了更深沉的心理上的隔膜，他是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来看待的。与他同系科的研究生，除自己之外，还有一男一女，男的名叫夏兄，是自费生，快四十岁了，高中毕业之后在村小任教，后考上中师，中师毕业之后，函授了专科，又自考了本科，可他并不满足，又发奋攻考研究生，连考四年不第，心一横，将自己数年工作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悉数投入，读了通州大学先秦文学专业的自费研究生。这个夏兄，除了读书，是不知还有别的事可干的，他对书已经不是一种偏爱，而是一种癖好，走路、吃饭、上厕所都在看书。开始，他与姚江河住一个寝室，他石头一样的沉默使姚江河实在无法忍受，而姚江河每顿饭时要听音乐的习惯更让夏兄毛骨悚然，他终于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调换寝室。学校说，现在研究生宿舍十分紧张，除了在厕所边有一个原来装垃圾用的6平方米的小屋，再也找不出别的地方了。没想到夏兄如获至宝，请求校方把那间臭不可闻的小屋分给他住。校方领导很不理解地摇了摇头，欣然应允了。这样，夏兄就到厕所边安然落户，并在垢迹斑斑的门槛上贴上一幅对联：“厕所虽臭有书香可闻，茅厕不洁用精神清洗。”姚江河顺理成章地占据了16平方米的一间寝室，有了自由的空间，顿觉神清气爽，每顿饭时，他把录音机开得很大，仿佛要用强劲的音符把夏兄阴魂不散的沉默驱赶出去，彻底地驱赶出去！他似乎获得了成功，脸上绽开了一丝难见的笑容。如此过了一月，他便把音乐声渐渐关小了，小得几乎听不见了。他开始想念夏兄。每当坐在从老师家里借来的一把破旧的藤椅上，他就满脑子地想象着夏兄读书的模样：腰微微地

弓着，头尽力前冲，下俯，瘦小的臀尖露在凳子外面。这姿势并不美观，却有一种固执的信念，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顽强。每当他上厕所时，看见夏兄紧闭的门和门上黯淡下来的对联，灵魂深处就有一种巨大的震撼。

然而，他是没有那份心情模仿夏兄的，准确地说，他的生命里缺乏那股执著的力。读大学时，他就显示出一股潜在的浪漫气质，夜深人静时，他会穿上三角裤，到新修的400米跑道上狂奔，然后对着星光闪烁的渺渺苍穹嗥叫，直到那悲凉把自己吓倒。他攻读先秦文学研究生，并非一种自觉的抉择，事实上是因为他对先秦文学比较熟悉，加之报考这门专业的人不多，能够比较有效地达成他改变环境的愿望。从内心说，他对那种深埋于民族文化底层的佶聱词句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想去找夏兄聊一聊，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夏兄除了对他翻翻肿泡泡的单眼皮，是不会有更多的话向他倾诉的。他把那些金玉良言只留给古典的大师，对活生生的世界，只以沉默对之。

这并不是说，姚江河不想在先秦文学方面有所作为，他横溢的才华使他有一种需要表达的天然欲望，惊人的记忆力又不失时机地助长着这种欲望，浪漫的气质更让他不甘心拘泥于历代大家苑囿的法则。从整体上说，他有一种可贵的创造力。在人群中找不到谈论的对手，他就迫不及待地将那些让诸如屈原、宋玉等大师深感不安的惊人议论诉诸文字。遗憾的是，他挑灯夜战炮制出的十余篇学术论文统统成了一种无效劳动。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论文质量不够高，客观地说，他的那些逻辑很不严谨，史料疏于考证的文字比老气横秋人云亦云的东西有价值得多——而是因为他的导师闻笔先生毫无道理的人为压制。

闻笔今年五十余岁，是通州大学古典文学的名教授，姚江河读

大学时，曾有幸听过他的一堂讲座。那是深秋时节，有一天中午，姚江河从食堂打饭回来，在中文系教学楼的墙壁上，看见一张朱红色的巨幅海报。他并没在意，一是因为学校海报太多，每天都要贴出几幅甚至十几幅，小卖部开业理发店涨价食堂有了饭菜新品种都以海报的形式公诸于众；另一方面，他今晚要去约会，女孩子是生物系一位比他低一个年级的学生，个子不算很高，至多1.55米，与姚江河1.75米的个头比起来，至多冒出他的肩头。然而，那女孩长得漂亮，长得丰腴饱满，皮肤白嫩如玉兰初开，尤其是那一张嘴，仿佛生来就为了接吻似的，呈一种天然的红色，唇线上翘，好像时时都在微笑，远远观之，双唇似动非动，像在对你说话，实际上她可能什么也没说。这女孩浑然天成的体态和把青春的躁动深埋于宁静的特殊气质迷倒了姚江河，他害起了单相思，希望时时碰见她，做梦也是那女孩从夹竹桃和冬青树包围的林荫深处摇摇曳曳地向他走来。然而，见面的机会却少之又少，那女孩像一片深藏繁绿丛中的花瓣，又像飘摇不定的影子，尽管姚江河不辞辛劳地在校园的各条道路上寻觅，也只能在想象当中嗅一嗅她醉人的体香。经过长达半年的苦苦摸索，他终于找出了那女孩一个恒定不变的生活规律：每周星期三下午穿过篮球场到澡堂沐浴。发现这一规律让姚江河兴奋了好几个晚上。从此，每逢星期三下午，姚江河必然抱一个漏气的篮球到操场上鬼混。盼星星盼月亮，那女孩终于出现了，姚江河就把篮球垫在屁股底下，怔怔地坐着，一直望着那女孩登上操场对面的看台，消失在一排色彩黯淡的平房里。他喃喃地吟道：“我愿是一盆洗澡水……”直到那女孩款款而出，再次穿过操场，沿一条两旁长满杨槐和千年矮的碎石子路，回到女生宿舍去，他嘴里一直吟着这句诗，凭他丰富的想象，复原成一种抽象的形态：温突突的水珠，浇湿她的头发，让她油黑而美丽的发丝，紧贴住她秋日般的脸和饱满圆润的颈项，再慢慢下滑，在双乳间那一弯迷人的阴影

处，分道而流——当然，这是免不了要爬山的，登上她挺实的双峰，摘取那成熟而羞涩的草莓……再往底下，就该是她成一条细线的肚脐眼了，就该是富有弹性的腹部了，就该是……每每想到这里，姚江河的手掌里便沁满了粘腻腻的汗珠。这种单相思把他折磨得很苦，很累。他明显地消瘦了，走路摇摇晃晃，衣服穿在身上像挂在衣架上一样。后来，他实在经受不住这灵与肉的折磨，便把他的苦恼，一股脑儿地讲给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团支书是一个女生，人不漂亮，但乐于助人，大家都以长姐视之。事有凑巧，这书记竟然熟识那女孩，她把姚江河的思念夸张地对那女孩讲了，那女孩当即泪流满面，提出愿意一晤，成与不成，看各人的造化。当书记把这好消息告诉姚江河的时候，姚江河竟然愣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不准自己是高兴还是怎么的，只是觉得大半年紧张兮兮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了。这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自己茫然若失，好像一个正做到仙境的美梦，忽然间被一种无聊的声音吵醒了。他对一脸温馨和祝福的书记愠怒起来，认为她多事，不该在没有征求自己意见的情况下就擅作主张；同时，他也后悔把那些最美丽的言辞讲给了面前这位头脑简单的女同学。实际上，他一直没有寻找到令自己失望的真正原因：他是对那女孩失望！是的，她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知道落泪，也会轻而易举地答应一个男生的渴求。她太平凡了！罩在她头上的扑朔迷离的光环，顷刻间被天光收尽，显露出她平凡的正身。她的头发本来是没有那么亮的，她的嘴唇本来是没有那么性感的，她的肌肤本来也没有那么白皙动人。而且，与自己的个头比起来，她显得太矮了！大巴山有这么一首民歌：“吃泡要吃三月泡，恋妹要恋一般高；一般高来哪点好？嘴对嘴来腰对腰！”他与她站在一起，至少有 20 公分的差距，就是说，他必须很不美观地低下头来，才能亲吻她……当然，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儿，姚江河还从来没有与女孩亲近的经验呢！如此说来，见她一见，毫无

疑问地会在他人生的经验上增添一种崭新的内涵。这么一想，他露出了羞赧的笑容，对团支书点了点头。

遗憾的是，他失约了。那晚，他没有到假山旁的草地上约会，而是去听了闻笔教授的讲座。

他本来已经走过了中文系的大楼，忽听背后一个人惊叹一声：“噢，闻笔！”

姚江河本能地住了脚，先吞下一口饭，再回过头去看那惊呼的人：那人双眼直勾勾地盯住海报。姚江河大步跨到海报面前，速度之快用力之猛差点撞倒了惊呼的人。

“噢，闻笔！”他也发出了同样的惊呼。

闻笔是莘莘学子心目中的英雄，凡在通州大学求学的人，都会因为听过闻笔的一言半语引为骄傲，炫耀于人；同时，也会因为听到过闻笔的一言半语而增强了自信，觉得自己并不比北大、复旦的学生差，因为闻笔就曾被北大数次邀请，每次到北大讲学，都让北大学生欢声雷动，奉为中国古典文化的执牛耳者。——更何况闻笔今晚是要开设长达两个小时的讲座呢！

姚江河回到寝室，从箱子里找出一个从未用过的崭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用标准的隶书字体大大地写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及其时代成因——闻笔先生主讲。”他将笔记本置于枕边，幸福而满足地睡了一个午觉，到阶梯教室听了两堂缺乏生气的文学理论课程，在小卖部买了两个干面包，就早早地到闻笔先生开讲座的教室等着了。闻笔先生的讲座是在八点开始，就是说，他必须要等将近三个小时。这期间，他凭着记忆在笔记本上写屈原的《离骚》，写完后，又写白居易的《长恨歌》。他的字写得工整而飘逸，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灵动之气灌注其间。他以此打发时间，更是为了调节自己的心绪，以免在教授走向讲台之前自己的心思还活跃在庸俗而无聊的现在。

他在默写古圣先贤的名词佳句的时候，把那女孩彻彻底底地忘记了。

闻笔先生实际上是八点半才走进大礼堂的。大名人总是忙，如果以守时去要求他们未免太苛刻。闻笔先生不是一个人走进来，后面跟了一群大大小小的教授，有些教授还相当有名，带着一脸的虔诚和恭敬走在闻先生的后面。这情形颇似众星捧月，使当晚的讲座显得先声夺人，光芒耀眼。满礼堂热爱文化的学子（不全是中文系的，历史系、哲学系、外语系，甚至物理系、数学系、生物系的学生都有），立即鼓噪出雷鸣般的掌声。闻先生戴一顶鸭舌帽，走向讲台之后，几乎是没有开场白就进入了正题。他的知识渊博得就像大海或者天空，海底迷宫一样的世界，天空渺不可及的神秘的宇宙物体，都是他思想深邃的光芒。他几乎就是一架天梯，你尽可以扣住他的梯板向上攀援，然而，你最多登上几百步，就觉得气喘吁吁，冷气袭人，你也自然会想起苏学士的名句：高处不胜寒。闻先生的“高处”在哪里，你是无法得知，更无法企及的。这时候，你只会喟然长叹，闻先生那一米六零的个头也无尽地高大起来，高入云端。知识是伟大的！掌握了知识具有超群智慧的人们是伟大的！

那晚，闻先生没有缩短时间，也没有拖延时间，恰好讲了两个小时，他的话也就完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在学子面前铺展了一汪宽广无垠的海洋。他的话句句是哲语、警句，你只觉得那么贴切，那么生动，那么深入骨髓，却无法捕捉到它。他刚刚讲完的一句话，你要去全面地领悟它，也注定只是徒劳，而且会耽误下面的词句。它就像深涧里的水流，只引着你走向外面的世界，却不让你抓住它！因此，那些一开始就刷刷地记笔记的人，听了十来分钟就自动地停了下来。

可是，闻先生破解的有一首词却给姚江河留下极深的印象。
这首词是李清照的《声声慢》。

闻先生以略带尖沙的声音唱了这首词。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姚江河自然知道现在能“唱”词的教授已不多见了，他们对那种古典的韵味已经淡忘，或者是出于省而随意简化了。实际上，古词非唱不足以表达其情其性。闻先生把词唱得十分悲切，字字句句仿佛在稠稠的血水里泡过，他略带沙哑的声音像锥子一样刺破微带寒意的空气，带着温暖的情感，触摸着千余听众的灵魂。听众被他的唱腔迷住了，深深地沉味于古典女诗人发自骨子里的哀愁。这哀愁也像一条河，从遥远的文明里汤汤而来，把穿文化衫牛仔裤的学子完完全全地浸泡其中了。闻先生唱后，发出一声学子们完全陌生却彻彻肺腑的啸声，算是对那条哀婉河流的一个收束。他开始破解：寻寻觅觅。寻，从大处找。听到丈夫赵明诚突然病死的消息，李清照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不相信丈夫已死，那么丈夫在哪里呢？女诗人犯了踌躇，经过短暂的思索——能叫思索么？——她想起来了：丈夫在客厅！于是到客厅去找，没有；丈夫在花园！于是到花园去找，也没有；丈夫在小路上散步！于是到小路上去找，还是没有；那么，丈夫一定是在书房了！于是跑回书房去找，依然没有！这时候，我们的女诗人完全进入一种朦胧的意识状态，经过一番自我质询之后，她笑了，她知道丈夫在哪里了。嘿，你原来还在和我捉迷藏哩！觅，从小处找。我的丈夫在抽屉里！拉开所有的抽屉，没有；我的丈夫在茶缸里！揭开所有的茶盖，没有；我的丈夫在笔帽里！扯开所有的笔帽，没有！没有！！没有!!! 寒风袭来，多情的女诗人浑身一阵抖索。冷冷清清。冷，身体外部的肌肤冷；清，心冷。这时，女诗人从自我欺骗的迷幻中走了出来，她的意识完全清醒：我的丈夫死了！我的丈夫真正地死了！于是，泪水长淌。凄凄惨惨戚戚。凄凄，泪水不停地往外流；惨惨，泪水流到心上；戚戚，泪水在心上凝成血块。无尽的悲哀，把柔弱的诗人完全包围了……

破解这首词，不过是两个小时精彩讲座中的一点小插曲，然

而，对姚江河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相信这种特殊的理解法，绝对是闻教授的独有，查遍所有的字典，也没有说“凄凄”是泪水流出来，“惨惨”是泪水流到心上，而“戚戚”则是泪水在心上凝结成血块的解释。那么，到底是谁允许闻教授这么讲的呢？是智慧，是天才，是对普遍人性的洞察，当然，也是权威。如此说来，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内在的生动性，都需要浪漫的天性赋予她新的内涵。这就是创造。这很难说不是姚江河攻读先秦文学专业的一个潜在的原因。另一点，他从闻教授的讲述中获得了对新认识。如果说，仅仅从女诗人与赵明诚深厚的夫妻感情去理解她的惶然若失，姚江河认为是不够的，甚至是肤浅的。他觉得那是一种生命，一种在人生的风雨中渴求抚爱的生命，这生命带着女性的特质，面对男性把持的世界在低诉，在哭泣，犹如一朵惹人怜爱的小花，在参天大树底下反而显得孤独无助。那些树们，一个劲儿地争高直指，为的是达到最顶端，窃取不多的阳光，何曾想过弯下腰来，吻一吻那朵柔软的、孤零零的小花！

一种怜香惜玉的柔情，春水一样拍打着姚江河感情的堤坝。

人们从大礼堂退出来，迅速地在各条道路上散去。姚江河双手交叉地抱着只记了几句话的笔记本，在夜晚显得愈见宽阔的道路上慢慢地踱着。他的头脑里，洪钟一样回旋着闻教授的声音。他企图把闻教授的每一句话都像贴布壳一样贴在脑子里。道路的右侧，是绵延一里的松树林，深秋时节，淡红的松针雨丝一样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被强烈的路灯光一照，显示出惆怅迷离的梦幻神光；路的左侧，是密密的夹竹桃，夹竹桃的尖形叶片虽失去了春夏水灵灵的光泽，但依然浓绿着，顽强地展示着生命的活力。由于天气转凉，时间虽不到十一点，但校园渐渐地安静下来，只是稀落的六弦琴的歌唱从树荫的那边送过来，如梦境一般遥远而不可捉摸。姚江河终于穿过林荫道，横陈面前的是两条交叉的十字路：向右走，过了食

堂和阅报栏，就是一幢五十年代修建的老式学生宿舍，连楼板也是木质的，走在上面发出咚咚的闷雷一样的声音；向左走，百米之外便是假山，假山的周围是柔软如绒的青草地。

姚江河不自觉地向左边走去了。他大概是想借草地上吹来的清风，驱散闻教授尖沙的嗓音对自己的笼罩，重新将自己寻找回来，再回屋去休息。

刚走出几步，浑身一阵强烈的震动令姚江河猛然停住了脚步。

天呀，今晚不是要约会的么？

他抬腕看了看表，顿时倒抽一口凉气：比约会时间足足晚了近三个小时！

他顿时害怕起来，不敢往前跨出半步，因为再绕过十余棵高大的中国槐，假山就露出真容了。他怕为他的真情落泪的女孩还坐在那里孤零零地等候，那么，他的罪恶将是不可饶恕的。他靠住一棵槐树，伸了脖子怯怯地向假山那边探望，除了望见假山顶上雾一样的霓虹灯，什么也看不见。他不知道那女孩是坐在假山四周的哪一块草地上等他，更无从知晓她此时的心情。

过去寻找么？他问自己。与此同时，内心里涌起一种冲动，要走到那女孩面前去，向她道歉，并把今晚从闻教授那里获得的新鲜的见解讲给女孩听，她一定会像自己一样感到震惊，并从灵魂里生出一种对知识的崇敬的。他几乎就要向前迈进了，然而，一种潜意识的力却束缚了他。那女孩或许根本就没有来！或者正躲在角落里看着他的蠢样子发出咯咯的讥笑，甚至可能正与别的男人幽会呢！这么一想，姚江河果然听到隐约而来的蟋蟀声响。他知道那不是蟋蟀，而是恋人的软语。算了吧，不要再自作多情了，现代的女性，真的如团支书说的那么知心吗？她们是一枚枚成熟的果实，长在富有弹性的树枝上，不管哪个男人在树下经过，她们都在你头顶发出灿烂的媚笑，待你伸手去摘她，她却轻轻一纵跳得老高。如果

你还不知趣在地上猴急，她就开始讥笑你的蠢样子了。

姚江河几乎是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转过身去了。

在女人面前，他实际上是有点羞涩和自卑的。

几年之后，他才知道那次轻率的行动是自己人生历程上无法弥补的遗憾。不管怎样，那是他读大学时唯一的一次有可能与女人亲近的机会，可他轻而易举地错过了。更何况那女孩是真正让自己心旌摇荡的，爱她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当然，在问题挑明的一瞬，女孩似乎占了主动，这多少败了他的胃口。他时时刻刻梦想着有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孩主动闯进他的生活，可真正有女孩这么做了，他是不能容忍的。他对付这种女孩的方法，一是根本不理，一是肆意破坏。

从那之后，姚江河仿佛就再没有看到过那女孩了。

他在一片灰暗的色彩中读完了大学。

现在，他是闻教授的研究生了。闻教授授课，远没有开讲座时那么生动和精邃，他只是懒洋洋地传达一些一般学者的平庸观点，有时甚至照本宣科，名教授的锐利锋芒和思想的穿透力荡然无存。这让姚江河大为失望。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闻教授不近情理地压制自己的研究生搞学术研究。他所带的三个研究生的任务，除了听他催眠音乐一样的讲课，就是为他查找资料，为他抄稿，除此，什么也别想做。他不失时机地正告他的门徒：目前，你们还没有从事科研的能力，不要去做那些无用功。开始，三个研究生都把这种忠告当成恩师的高标准要求，十分理解而且尊重，同时发奋攻书，希望早日被导师认定“具有研究能力”的资格。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们痛心疾首。

惹事的是女研究生明月。

三个先秦文学研究生中，明月年龄最小。她是由南方师大毕业